

宋紀貳

卷拾之參

當司馬光所論中外
事理得失事理不從
嘗不充當如人

恭親王如人

英宗皇帝事由
精于中興且所議
並非即事理更無
機智皆之風必熟

為人後者不得稱
私親以相謀既既
正也斯云不合使與
王而在又將何以處
之乎且以本生之親
改稱伯父非所安

而加皇於伯名亦不
正王珪司馬光之說
並無據可易使以
強調執執不若歐
陽脩引經傳之為
也

王珪議奉漢王典禮
直稱皇伯而不名

何如

正稱皇伯而不名

瑞卿等時所稱公忠
體國之人同在政府

氣味至差子事

宜即表焉乃

不相諮詢免自

量亦無任私意而忘

固如是子

旁入承大統本無
德惑可言若必沾沾

自居已不為所用
宗以爲頌有建樹
之證事半遺官以
文彥博曾推深

幽夏四月詔議崇奉漢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故曰史皇太子名據漢武帝子衛太子史皇孫名戾太子史皇孫所生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漢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頒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僉奏曰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眾以為然議成珪即命更具以光手稿為案而上奏曰先王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象也昔周公朝諸侯子明堂天子負命辰南面而立端冕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漢王真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眾以為然議成珪即命更具以光手稿為案而上奏曰先王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哲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責執政以不當稱皇考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

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許浩曰英宗詔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司馬光王珪謂宜單封贈期親尊屬故稱為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而歐陽脩引喪服大記為說欲使稱謂不次詔有司博求典故以閩范祖率禮官引漢宣帝光武事論稱親非是復與禮官追絕仁昌大防博考愈歛納詰教而極謬之朝忌不省福意歐陽脩所引喪服大記之說即典故也喪服大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不曰為父母而曰為其父母以見為人後者以所傍為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其父母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稱之為親明矣若既繼乎太宗而又稱其父母為親則詒避以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期者猶而降之誠以為人後者既謂斬於所傍則不得稱之為親明矣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又非禮也所謂禮無加爵而不得降也於仁宗從兄弟也從兄弟止應大力今既既而期一年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乎夫加爵於安懿則所以尊崇之者亦已多矣烏得違禮妄尊以棄夫太宗乎是以是而折之歐博將無詞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即此而定矣何必他求之與故乎

監秋七月富弼罷以足疾解政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張昇罷歸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撫歸司馬光亦疏其忠謹清直不可予以私請留於朝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目先是韓琦曾公亮歐陽脩為樞密使將進擬脩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涼陰母后乖離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璫等服其言而止廣義君子謂富鄭公爭徽慶與夫文忠公辭宗以爲頌有建樹之證事半遺官以文彥博曾推深

鑑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彦博自河南入觀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章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登儲加眷念而廢官以錢惟小據一處出守豐寧天下為公之量
鑑正向之稱疾疾

鑑八月京師大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寘封言時政闕失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深陛下安得不側

龍驤引伊周以況

國慶其君則興陽

脩淮議徵嫌有心

人臣論事非可否

惟當文之理即所

說以君子而爲

言不見陳以仲尼

切規陳以仲尼

不苟則去止圖古一

己虛名已非忠義

義出務乃近於貪慾

臣無不兩立於其間

職則是臣之具體

則是臣之具體

則是臣之具體

則是臣之具體

則是臣之具體

則是臣之具體

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先帝握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為天子唯以後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閨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等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寵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異黨謀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之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收專權之利者也

丙午三年二年達成雍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鎮之罷因脩譖之是以君子而攻

陳州時論謂鎮以讓濮王追榮事忤脩譖爲帝言鎮以周公待陛下也鎮之出脩譖爲之也

契丹復改國號曰遼契丹改國號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卒則

書死侵則書入寇不使得與中國並也

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貶御史呂誨等於州縣

初濮王宗春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

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子也呂大防等復引義閣爭以爲王珪等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

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脩於大理大理寺乃相因足刑正琦傅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爲濮安懿王稱親夫人並稱后呂誨

謂長君臨御萬物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籍公議之口皆織誣待罪誨純仁領尊命等皆寵濮護亦廢

按顧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

子是附益之謠也

之有無神益明李

祖垂露指踵相仍此

其溫韻矣

漢王大王則在濮王私車舉

之道於仁宗無嫌疑之失矣

胡新安曰歐陽脩偶誤以誤韓琦韓琦主議以誤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惜哉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

司馬光修通志

自馬光自翻非臣

下所宜私計若以

臺閣禁拔爲禁制豈

其他職任不足以

彰顯令而國家之

授政又豈是爲臣僚

於權力乃帝之本

雖至有不爲禁制

語絕不以富貴之

爲念世風日落亦甚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頤王頤爲皇太子大赦

先是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承旨張

繼祖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司馬光修通志

自馬光自翻非臣

曰好惡之廢興
固安民心之
大經也
魏時頃德重望
英宗不忍舍魚與
熊掌之味

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離方平進筆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大王抗言曰必顧王也大王而賢方平諸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
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璫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情也發明英宗有疾而立太子此亦隆國本安民心之大經也
蓋皆出羣臣意表
璫嘆美詠數聲

會於冊深子之也

張時泰曰英宗繼位於受命之初是未知魚與熊掌之為美也至其傳位於子而猶有難色者是不忍舍魚與熊掌之味也然則堯舜者是不有魚與

熊掌者也故至人無破

子也

丁未四年遣成雍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

三年後太尉中曾孫定國留

史臣斷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具臨政必問政事與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

有所為狀使後世嗟嘆至德何其盛哉

司馬光與四六

聖祖曰司馬光與四六

傳為通鑑學士清江

博文詞最為典雅

不論四六者固宋

承李之朴其用意

尚無偶體過庭故

光不能以四六為辭

所以趨當時之大

所以當時之大

而僭口也

夏金退治說三篇

鄙陋無文之人高談

性命而後視謂以

微宋以吳審參

政事謝表

王安石真宰輔才

舉人以天下為度

擬宋以吳審參

所長之是矣

所得盡在是矣

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曾公亮疾璫專

因力薦安石觀以閭璫也

璫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

中丞王陶因劾璫不

安石

真宰輔才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ok.com

不遺傷其謀將官
信從耳惟公亮固
欲圖除害又不遺
力甚至爲軍器
是安石大用公亮
助之力尤多後
更張廢務公亮又一
切陰討之故安石於
富陽歐陽修取詔語
猶於公亮子有貢
引致致也以報公亮
則其明比公老成
尤顯然可推其老成
而道公亮公亮實為
罪非矣

神詩安陸襄陽州
城不力經舉楊定初
時奉使西夏下拜稱
臣凡有嘗沐之罪然
終歲歲復入皆聞
家境宜寬裕安
猶而賦人代收王官
又豈可以其稿由自
取不征討韓琦所
言自是正理且時勢
相合不必前後相
待操空必執利權以
其長
人桀傲犯宋唐宋
繼成之跡祚短不
及元正直來甚地
邊結太祖賜開封縣
封亦何少乃授其
神宗將大有為
或見取之已不免偏
重然承世積久始息
果能振作有為大有

押班琦求去益力帝以琦為司徒兼侍中判相府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識量甚偉臨事喜懼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跎立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生死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輒不為哉聞者愧服譽禹創並著功業故時人稱賢相必曰富韓

以趙抃參知政事抃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矣○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呂公著乞解知通進銀臺司從之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雖居政府帝不從選九翰林呂公著封還除日曰光以舉職賜罷是謂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遂解銀臺司而光還翰林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己假人所至有政績然之公輔之器○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

清潤守將種誥襲廣夏寧石山以歸遂城綏州自是四方用兵益始於此清潤守將名山部舊在綏州今延安府綏德州是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略陝西副神諱於隨州○

時神諱既受鬼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楊定等殺之迎饗後起朝議以誣生事欲棄綏謀陝西宣撫趙彊言虜既殺王官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東歸當荷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威規度大理

河川建堡築棟檣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彌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言者交論和議乃下吏貳奏旨安置綏州

周靜軒曰神諱擅聞過謬不為無罪曷為辭罰而不若所坐恕之也蓋李氏宋之逆豎法固當討綏州宋之故地義亦當復但其專賴為可惡馬雖然在宋之臣子所必取者得而復棄謂之何哉向微韓琦排衆議而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由可決矣

田鍾台曰綏州之役論者謂种誥取名山為非計愚以為不然大銀宥綏州中圍之故地也自招拔禡據逾百年舊蒙化為左衽革族淪於醜類此在諸者所宜痛心也又況元昊假歸附延綏祚猶除暴興善苟有可乘之隙宜可安常守故而不為之圖哉故議者謂誣擅興師起豐為足以此見人桀傲犯宋唐宋繼成之跡祚短不及元正直來甚地邊結太祖賜開封縣封亦何少乃授其神宗將大有為或見取之已不免偏重然承世積久始息果能振作有為大有

語相哉惜乎誣能取而不善守耳使其既城綏州厚集其勢招納屬羌使自為守則河湟之地可復質蘭之境可入矣

司馬光初進資治通鑑帝親製序以昭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額頤王之邸舍也神宗皇帝初封頤王故曰頤廟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秉常立○初封頤王故曰頤廟

邱瓈山曰春秋書聽誠采栗氣使之也杜鵑之鳴宋史不書趙南謂在宋治平間然治平四年故附書於是年之末

②神宗皇帝趙頤英宗長子初封頤王未幾立為皇太子英宗崩即位一十八年壽三十八〇帝即位之初励精求治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熙甯元豐間誤於王安石之黨變亂法政紛紛制作用兵西北卒無成功蓋由志大而才小故也

神宗將大有為更張之難終曰為政立事當審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變乃能有濟又謂丘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

自平生卷之四十五

宋紀 神宗皇帝

上海富強齋公校

意節用

元年有人君繼續之苗月朔日者月之首日日食於此天戒

歲

歲寒方歛後神宗受制安石豈非君弱臣強之象於此兆乎

邱瓊曰

世道之興衰事機之起伏皆自夫人為之而天道亦未嘗不與之相得應馬神宗即位之初首召王安石為學士明紀元之始日卯食於

之

之猶謂不許矣也

聖祖曰

王安石賦性

堅韌勤懇引古義以文其氣物之私心

而又口給便指應推

不苟足以惑亂人生

大非似信也

安石以致君為務

任而所施即早成先民實政尚未能

難而行之惟假謀

四山一焉

日後既

不盡弘農中

部治地務求得

以放逐謫爲事

乎且行新法易

子如與所云至簡至

平庸而未得周禮

徒慕其遠而不像

也

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著

對曰樞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

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

○ 帝曰卿可謂貴難於君一日帝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

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傳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

以助治者特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山安石曰惟

能辨四山而誅之此所以為允舜也若使四山得肆其譖惡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 六月詔錄唐魏徵狄仁傑後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

平涼府

○ 金帝謂劉蕡並諱實

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惠王德芳孫國公從世奉太祖祀世世勿

絕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

○ 熙寧四年封太祖後則其子天理民義不可得而泯滅者宋應

亂政爾為國亂人

乃欲比於皋夔稷契

之列多見其不如

也

南郊當落落以

執不從已為偏至

云善理財者不加賦

而圖用足其不加賦

誠所何苦

財何事取之於

凡又豈加賦何其神

宗心知其非而復往

詣

安石

始居鄆州後徙青唐宜

遷

耀一族國其間

嘗廟壇本西蕃屬即吐蕃

之

河湟二州皆西羌地古渭今鞏昌府熙州今臨洮府

吐蕃嘗

據

武帝之言安石以為奇謀故以詔經畧秦鳳機宣文字

置泉府之官不售貨之流於民用者以其賣貴之以榷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崇私利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南人皆有財貨獨立一主安石古稱立財方猶所用之者至地氣南北遷移而治亂尤不足信故所云未聞都知之世南方皆本源也蓋地氣堅人多風是時洛陽當其發人氣極盛故地氣困之而安石爲烏亦隨地而異如深山窮谷無母水來天都氣常寒此可為徵矣若夫禹得禹之元不遺如龍龍吟噭不知自曉龍吟噭數年人明不前知子精于術數或假龍以寓言御雖精而理實者矣

名號有聖主君子行思義終

君集坐不讀書

皋遂復契何嘗嘗讀蘇織狀役官戶聖人舊法良有深

意

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言安石猶恐帝不深意任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半客有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靈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逆朕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目**安石既堅帝意因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固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

世儒者未易化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織並為檢詳茶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章惇曾布復附會之由是農田陽旣無社鶴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從臣之義故天下亂今南方地氣至矣烏飛類屬公以大政宣恢張尊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安散歩天津橋上聞社鶴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曰洛陽雋無社鶴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從臣之義故天下亂今南方地氣至矣烏飛類

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土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求驗云

宋史斷丁司之職抑古之太府以掌天下財貨五代時已猶是制置鹽鐵度支戶部是也初未聞有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欲行新法以杜漏泄

丁南湖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福高論之士始同而終異之而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皆是也雖程顥蘇軾亦欲發獎而始就其職惟劉恕

參知政事唐介卒屬不顧面斥其非以毀安石之惡變色如鐵而怒不少屈忍誠危言危行者哉而宋史立傳于文苑大怒豈特一文士也耶

詔劉舜等八人劉舜謝神臂領獻程顥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蘇軾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丘廩吏更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

又將役之邪不聽公按食貨志開元以後租庸調法興至德宗相楊炎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十一月是兩稅之始也

四月罷知開封府滕甫目初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

深得人心。簡罕
深得人心。簡罕
深得人心。簡罕
深得人心。簡罕
深得人心。簡罕

深得人心。簡罕
深得人心。簡罕
深得人心。簡罕
深得人心。簡罕
深得人心。簡罕

當寧曰君子無黨譽之草木綱目相附者必異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甫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悲之會議新法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置買賣鹽場於永興軍罷通商法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摯為獻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開揚閣不育行新法批旨與王安石議新法不行公輔言勝而不宜去降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
○以韓維為翰林學士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祖謨○
○初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皆以為得人呂祖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

行北宮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發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余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同喜

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不朴野中藏巧詐騎蹇慢上陰害人物今略疏十事初託及
除知江甯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避避承重仕而不辭二也侍講待講乃請坐自尊三也居政府乞乙卯批以汨異議四也故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疏其弟貴頤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敗黨黑己專權政也奏對不如誠畏爭論致謫降八也上方親迎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被王九也邦國費在十誠恐陛下聞其才辨久而倚匪大奸得路羣陰宗運財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惠惟務改作立更衍人

徒文言而飾非將圖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鄆州在南陽府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三司乃欲額外增員十也

丁南湖曰呂摯幼安石此立撫諭編絕也自晦龍去鄉止劉述等皆言安石被黜是誨半輩隸也後三年以疾論朝政奉求致仕是誨以疾隸也誨

以呂公著為御史中丞安石嫌已公獨不附已乃自用公姊弟公著自夷為中丞以逼之公怒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獎而不主先人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蘇轍錄行均輸法

七月行均輸法漢武帝置大司農屬有均輸令凡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號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貢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
○直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輒除歲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遂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需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置詔以發遣使薛向領其事蘇轍言令先設官置吏簿書屢核為賞已厚非良不售非謂不行是官賣之價民必責及其賣也獎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徵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怒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邱文壯曰此崇化年之所創然亂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况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為之為愈也

○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甯言曰恐豈在明不見是圖顧陞國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

士大夫多以為得
處間日所著術
袖中彈文乃新發
光善得人
君實亦為是
呂摯疏安石大事

自馬光服誨之究
見呂祖謨

呂祖謨直

王安石用呂公著

以信公勸

蘇轍錄行均輸法

○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甯言曰恐豈在明不見是圖顧陞國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

邱文壯曰此崇化年之所創然亂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况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為之為愈也

量其名實而取之
寧清廉無過遺以
相備而已足之將
耕種者不處之惠
耶能不處之危

之怨對曰社稷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尧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

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同僚起居尚友薛尚行均稅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陛下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尚缺

誠私恩不能處之急務仁待困憊經敵兵襲我為此論未免過甚至以定見逐甚小臣為非尤

不當事人君勤求治理廢廢陽蕩正可

惟聽風氣之虛聲在後揚銳之以

神威耳况君子小人之分存于心術豈

係之遠近位之大小若純仁言則大

極好惡過失先民之物丁易犯又何以

振昌是時庶幾附安右之後識其口說而

行及進言者之或

皆亦何其然也

吹鑼之見耶

人主當防末萌之

欲

程頤勸帝勿輕天

士

增補殺犬理極矣

始未元而謀則已

行道而卒而輩生

必追其級大而輩生

嘗以按周即服遵

開自首之條詳覆

請自首原之而不特

謂事首原理或直然謀殺首原悖理甚矣安石力主此議神宗偏信安石雖司馬光之忠言劉述等之正

周靜軒曰（統時黨陰邊歲故不出四月而賢者之被黜者六人繼前以見忌安石而罷任鄭卿王搢辰以授新法而去官歸公輔召端以直言得罪范

以程頤雖監察御史裏行○初頤人南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信厚鄉村逐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篤

無所容允孤貧殘廢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若苟讀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其

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者之日哭聲振野至是言公著焉為御史希景知其名數召見每還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客至訪報正午始

超出廳中人曰御史不知未食乎頤前微進甚多大要以正心寧寂求言育才為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非謂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

躬曰當為卿戒之

張時泰曰神宗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向非安石盡其心志而知用程頤則以大有為之君遇不召之臣雖以王猶反手也天胡竟塞其會耶

蔡虛齋曰吾民三代之德也而孝弟忠信之化獨不可行於今乎朝明道合晉城以是教民而民治其化詩所謂惟弟君子民之父母者其在斯人無

及其區君也務誠意悟之而以聖教下士為要格心之臣明道其庶幾矣惜乎天未欲平治天下而帝偏信安石明道在朝且未幾乞罷矣

呼奈之何哉

劉果齋曰（晚意以新法為善而行之者安石也其附和者志在於富貴而已未嘗以其心首以新法為善也誤使神宗覺治新法之不善安石附和者

乃退而諭而詔使自持而固固宥以漏網

至執政思天下唯安石為愈己乃起鄭侯李士甯之殺錢其無使上知之之害以捕陷之其他若唐ぬ附新法求得美官乃降黜安石之惡於朝廷既

削以職新法被罷柳鴻無聊乃上書言青苗實便向迷不知爾其下合乍離或廢或毀惟擊爭富貴之得不得宣討新法之善不善我當時元老舊德

徒以勤博而輕犯尤

之政顧遂傳聖學既絕之統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不其然乎

身不復知有明
初法公議而取之
人尤忌其無惠澤
立嘗半捨法
置倅行者常法
君實有理

立嘗半捨法
置倅行者常法
君實有理

九月行青苗法鹽作立常○鑑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雖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一如陝西法陝西運使李參以部內所輸多戍兵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今民自隱度參之屬尤貨以錢使錢熟乃遷官號青苗錢今既具出示蘇等曰此青苗法也職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間必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撻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保思廣洲之啟福義必見汨於子由矣君子於廣洲惡乎詳

丁南湖王廣洲史之所謂小有才而善附會者也其平生習術不過驕取功名兩途早仁宗時因近晚獻文於英宗潛師司馬光論其父結秦魏世無與比至神宗時論附新法極頗等論其迎合朝旨以困百姓二君子子誠教戰之令人竦然矣

印文莊

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之貲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假周禮果府周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

嘗教戰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具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樂取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定則不然者請廷之初公聽而厭其論耳夫每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與貸取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其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況無利而有害哉

呂惠卿亦似似
司馬光賜書

節文序博自代
默然欣然
盡子奉力而退

相升之外議荷
明主用人之法
安石何如
安石執拗

謂水城錢何如
苟於六百里之策
安石皆以為助

潤物置錢上

不可與錢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於汝

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濱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綱城綏州○目夏主東常既克秦州復上班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廊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高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目安石薦絳其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得以為助

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澤秀州獄敗為忠正軍節度副使秀州今浙江嘉興府○初無澤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錯潤筆物不獲取直諭

立嘗半捨法
置倅行者常法
君實有理

廣洲附會卒苗

立嘗半捨法
置倅行者常法
君實有理

無擇為時名卿

增置宮觀官

元士設官以治事

院梁上。其石置此物於梁間正陽已。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憲之。及安石得政。乃諷諫司求無擇罪。無所得。遂証以他事。謫為忠正軍節度使。安石因言於帝曰。陛下造一御史出。即得無擇。非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

增置宮觀官。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之。

邱文莊曰。先王設官以治事。事以立闢無非以為民而已。故有是事。則設是官。既設是官。則成功。以多寡其祿祿雖出於君。而寔則民之所供。受民名。能可樂也。二程論而學之。吾道自足。

蘇東坡為先。政不法三代。終苗道。如教玉人琢玉。橫穿豫文介石。

王敬所曰。考官制。官吏更員滿未有過於宋。監司郡守老不任職。如其無廢事也。則不必代。如其廢事。則罷之。其後則無以磨礪彌縫。而起天下精誠之氣。于安石。并逐老臣。章臣皆恐始以此為訓。停弭諸之。真不疑何稱用。論理財。而以此加耗。非其情也。

金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至辟歸。載人安。少喜談兵。至破結客。取洮西之地。洮西在洮府之西也。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誦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旦程頤程顥。顥之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凡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弟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輒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悠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益棄異端。溫如也。舉進士。調雲岩令。縣名。云石。以教本善俗為先。每月吉。賀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以使人知養老長之義。固訪乞沃苦。又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民。乃賜玉人琢玉。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兩山下。大抵計。邪當歸。正道莫行。楊果。

解歸者見。雙明決也。豫之介石。張機渠有馬。

鑑十二月。知青州鄭辟乞罷。從之。鄭辟言。青苗之害。不思無罪之人。陷於冤網。

鑑請罷新法。

安石抗章。神宗集議。

成制。政體即安石果

正人備尚不可而況

信安石。有若痛斥此

亦宋生治亂安危之

所關。力之所

骨肉。且如新法編

民。未聞出一言以

與。及至。神宗固執

舊說。惟有時

更作。仍請王安石出

舉高明而嗤其淺見
何嘗及矣

安石令有條理
其不然

清獻不能制所
致

祖宗之法不可變

司馬光呂惠卿論
變法

治天下如居室
宰相以道德佐人
主司馬光言青苗
之難

與異論並亦識
司馬光解權密
擬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太宗平河東韓
國公馬光至論

與異論並亦識
司馬光解權密
擬以司馬光為樞
密副使固辭不拜

司馬光至論

不繼風義之所致也愚伏其為則直哉劉琦謂其量枯拱手但務依違信矣子上然則安石之罪可勝誅乎哉

當時青苗之害無敢言其非者雖上疏力諫神宗惕然悔悟而安石固辭不能制果無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當時帝御過英閣聽講光請曹參代蘇軾曰漢常守舊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當獨漢法也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不受難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求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王安石曰司馬光

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王宮之中門曰龍門推門兩側曰象魏諸侯朝覲之所禮天官太牢之禮正月之吉始和縣治家之法於象魏注大牢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于象魏振木碑以徇之使萬民觀焉有五年

一變者巡狩者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光曰布法象魏布檣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

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使司掌天下財不才而熟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

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皆用例則督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解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錢出息尚能贍食下戶至饑集流雖況縣官營貢之歲乎太宗平河東立羅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

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更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予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帝欲

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臺察政之要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亦懼也反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

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急是盜編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遣

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詰數司馬光曰書光固辭不拜者以著其制行之勇也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司馬光以不革新法固辭琦以論青苗不見聽請解四路止領大名府王安石欲沮琦從之司馬光曰解安撫之職此皆行人之所不能行苟非立心正

大操守則方者昌黎公是哉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復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洽諱祖宗以媚時望而懶多士何以正

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賦才亦高但所學不正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黜之

郎文莊曰科目以文取士本非三代帝王之法也然既為士人所重而天下鼎然趨向之故世道亦由之而升降宋自太宗重科甲之選擢居國選其所不容司術者

妄極矣徒以大義宣其所容第葉祖洽首迎合安石意得為首選自是士風大壞得人亦不如前非徒無呂家正王曾者出于其間而所得者皆愈累落及廢弛邪小人之輩阿趨時好隱陷善人以成一代之禍亂此無他蓋由王氏之學不正有以致之也軾謂科舉取士不關於治亂乎

伎倅亦不可忽也

神宗毫不介意其何以示臣之精微

呂惠卿過入數等執覽解周言其事

經乃引王莽計蠶豪惡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茶時兄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家率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

之說

宋紀 神宗皇帝

聖世之法
音節有追呼抑配

詔反覆賊知廣德軍接安石行新法益誤用周官京府之謀也孫覺刺折幾繩上陳天聽此固當時草道一大機會已傾
固若罔聞而重加斥怒萬事相虛心以圖治固如是乎是故執政莫先於憲號恭懿莫先於窮理

何至有後甲以清君側之事公著雖至愚亦必不為此言安石既無小人之
謀矣不問而知其妄

言安石既不曉瑞相
急者欲比兩傷之神宗不疑公著
爾坐敢无怪小人之
志溢這也

趙抃人中表儀容盡入室而集其
取舉朝方爭是事
都夫當用學士封還制書
應留三舍人

趙抃罷歸之客朴日所為
自新法行朴數言其非便會安石稱疾希將改其法而朴請俟安石出既出而持新法益堅朴大悔上疏言制置條
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諂公論為流俗違求國民順非文過奏人怨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朴長厚清修為政善因俗施教富猛
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清獻之於安石既敗其新法之端於前復加其新
以韓絳參知政事除知陳州之附會新法未數月遂
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利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及同知諫院陳襄乞罷絳新命不報

秀州判官孫覺為之朝召至京師嘗見之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恭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大喜立馬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胡榮愈言御史當用學士會宋敏求等言定不由禁省雖奉朝制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頃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甯三舍人胡宗愈亦罷

於哲宗封公於徽宗君子謂安石之耶

賢

宰相楊忠宣公始給
上花白謀一空甚至
後累蒙後居要職廟
堂握手而歸其可如
何哉欲見家切定
制御之不得由宰相
萬引實為防人形
也

新法何異王罕
李常不奉詔
天下之笑公者不
升之有愧色

鑑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勿收青苗忠安石不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徵散取惠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
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敢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呈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
詔竟落職○鑑賤監察御史裏行張載載之知公安縣載屢言王安石亂法故黜載又諭中書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載曰枉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陳州之從旁解之載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

鑑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王安石復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鑑之根藍固矣雖貢復豈能拔哉諒賢無以為也

以昌黎御兼判司農寺

六月以李定為崇政殿說書罷知樞密院事陳厲言定為涇縣主簿涇縣在徽州城南閩庶母仇氏死匿不為服安石力救之故貶後林旦等復論定乃不革之人豈宜居勤講之地併論安石之罪故罷旦等而徙定

續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朱壽昌父袞出其妾劉氏而生壽昌最戚乃遷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及知廣州葉官入奉行次同州得馬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居喪幾長天下稱其孝

續張特奏曰壽昌天資純孝何獨於李定不順母喪王安石亦忌之何邪蓋壽昌之正李定之邪相反者也若石壽昌必左李定李定一去則安石之牙兵可去矣說雖是豈不可謂忠信無懈然固執公私不外於人情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為樞密副使○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勤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而嘉問辭向總利權無績效復除天章閣侍制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為樞密副使

續出直史館蔣賦通判杭州○直賦自直史館議責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賦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衆同易而不安即果自用而不危者昔漢武以財力圖端用秦弘羊之說實驗費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虧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貧貧臣願陛下務存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重務掩獲未嘗輕改舊章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撫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流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當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謗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此以住習與性成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覺帝以獨斷專任試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持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獨任管仲而霸盛會獨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試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試遂請外通判杭州

續九月判司農寺呂惠卿以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直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續崇道院加厚恩祿崇道院追士家賜紙賞追士家關紙賞開事同功異何如功列于朝廷是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苦是所

家取償亦須一難半脉已達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何說遂不行。

劉庠不附安石

上與介甫一人

以劉庠知開封府○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便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己於是聽其能相曾公亮以老求去劉庠之進始於曾公亮呂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從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御班之貴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

劉庠源曰王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呂惠卿可逃其罪耶

神宗亟用馮京

司馬光據資治通鑑

歐陽公亮之進

范祖禹之進

蘇軾固封還御

張良佐文仲策

歐陽公亮之進

王安石之進

王安石之進

王安石之進

范鎮之進

宜去者二

劉庠賢良方正之士興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召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顧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考成之謀不興禮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克辦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頓沮帝覺之使馮京寄諭相其言有理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孔文仲還故宮奉飯後固封還御批范鎮上疏言所薦孔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劉庠賢良方正之士司馬光○光求去上曰王安石是寔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改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劉庠固封還御批秦鳳經夏使李師中知舒州○坐力言王韶閑邊不便故貶初師中仕州縣却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舒縣王安石者服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責其先識范鎮周靜軒說王安石詩曰歸詣活名白居易李唐逢時際掌朝綱弱言誠微惟有眉山叟豫信聖水在眉霜眉山叟指蘇老泉作辦嘉論孰知李師中之知識不後於老泉乎

劉庠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出判應天府○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属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罷帥臣反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荷據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一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顙乃自草制極訏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